

Детство В. Любох Мо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

童年

「苏」高尔基◎著

曾冲明◎译

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 (全三册)

Детство В Людах Мо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

[苏] 高尔基 著

曾冲明 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:全三册/(苏)高尔基著;曾冲明译.—长沙:
湖南文艺出版社,2018.4

ISBN 978-7-5404-8469-9

I. ①童… II. ①高… ②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苏联 IV.
①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21190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名家经典·长篇小说

TONGNIAN ZAI RENJIAN WODE DAXUE: QUAN SAN CE
童年 在人间 我的大学:全三册

著 者:[苏]高尔基

译 者:曾冲明

出 版 人:曾赛丰

责任编辑: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蔡明菲 邢越超

特约策划:王 维

特约编辑:朱冰芝

营销支持:李 群 张锦涵

版式设计:李 洁

封面设计:张丽娜

内文排版: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刷: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销:新华书店

本:880mm×1230mm 1/32

数:556千字

张:21.75

次:2018年4月第1版

次: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号:ISBN 978-7-5404-8469-9

价:98.00元(全三册)

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010-59320018

目录

[contents]

童 年 _ 001

第一章 _ 003

第二章 _ 014

第三章 _ 028

第四章 _ 047

第五章 _ 061

第六章 _ 076

第七章 _ 085

第 八 章 _ 098

第 九 章 _ 116

第 十 章 _ 134

第十一章 _ 156

第十二章 _ 177

第十三章 _ 200

童年

ДЕТСТВО

第一章

在昏暗、拥挤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躺在窗台下面的地板上。他身着白衣，身子特别长；两只光脚板，奇怪地伸着趾头；慈祥的双手安静地放在胸上，手指也是弯曲的；快活的眼睛紧闭着，被两枚黑的圆铜钱遮压着^①；和善的面孔也变黑了，齜着牙吓唬我。

母亲裸露着上半身，穿一条红裙，跪在那里，用那把我平时喜欢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，将父亲柔软的长发从前额梳向脑后。母亲不停地说着什么，嗓音沉重而嘶哑。她灰色的眼睛红肿着，又仿佛在融化，泪水大滴大滴地往外流。

外祖母拉着我的一只手。她身体圆胖胖的，脸庞大，眼睛也大，柔软的鼻子滑稽可笑；她一身黑衣，身体软软的，特别有趣。她也在哭，但好像哭得很特别，仿佛在给母亲伴唱帮腔。她浑身颤抖，使劲把我往父亲身边拽；我站着不动，往她身后躲，我害怕，又害羞。

我从未见过大人哭，也听不懂外祖母多次说的话：“跟爸爸告别吧！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，亲爱的孩子，他死了，年纪轻轻就死了……”

那时我重病初愈，刚刚能下地。生病期间，我清楚地记得，父亲高兴地忙着照看我。后来，他突然消失了，代替他的是外祖母——一个奇怪的人。

“你从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“从上头，从尼日尼^②来，但不是走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，水

① 在死去的人眼皮上“盖铜钱”或“贴铜钱”是一种习俗或迷信做法，以使死者永远瞑目。

② “尼日尼”是地名，是“下诺夫哥罗德”的简称。但此词字面上表示“下”，“下面的”。

上不能走，小人精！”

这话真可笑！我也听不懂。我家楼上住着满脸胡须、染着头发的波斯人，地下室住着一个卖羊皮的老头儿——黄皮肤的加尔梅克人^①。骑着楼梯的栏杆溜下来，要是掉下去，还可以翻个筋斗，这是我所熟悉的。这与水有什么关系呢？她的话全错了，糊涂得好笑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人精？”

“因为你爱嚷嚷。”她也笑着说。

她说起话来亲切、快乐又流利。从第一天起，我就跟她成了好朋友。现在，我希望她快点儿带我离开这个房间。

母亲使我感到压抑，她的眼泪和号哭搅得我不安，但又使我觉得新奇：我第一次看见她这个样子。她平时很严厉，话少；她身上干干净净，平平整整，个儿又高又大，像一匹马；她身板硬实，两只手特别有劲儿。可是现在，不知为什么她披头散发，身体臃肿不堪，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。平时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像一顶白色大帽盘在头上，现在有一半披散在脸上，耷拉到赤裸裸的肩头；编成辫子的那一半摆来摆去，触着父亲熟睡的脸。我站在屋里已经很久了，可是她没有看我一眼；她梳着父亲的头发，不断地抽泣，泪水好像堵住了她的喉咙。

两个穿黑衣的乡下人和一个警察伸头往屋里瞧。警察生气地吆喝：“快点儿抬走！”

窗户是用黑披巾遮着的，披巾被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风帆。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去划张着风帆的木船。忽然一声炸雷。父亲笑了，用双膝紧紧夹住我，大叫了一声：“没事儿，别怕，鲁克^②！”

突然，母亲从地板上费劲地挣扎着站起来，马上又坐了下去，接着仰面倒下，头发散乱地铺在地板上。她眼睛闭着，刷白的脸色变青

① “加尔梅克人”或译为“卡尔梅克人”，是俄罗斯境内一个少数民族。

② “鲁克”是爱称，“阿利克”的快读，但又是俄语中表示“惹头”意思的词。一语双关。

了。她也像父亲那样龇着牙，声音可怕地说：“闭上门……阿列克谢^①，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自己奔向门口，喊道：“亲人们，不要怕，别动她！看在基督的份儿上，你们走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分娩。请原谅，好人们！”

我躲到阴暗角落里一个高箱子后面，看母亲在地板上缩着身子滚动，只见她痛苦地哼着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外祖母在她身边爬着，亲切地、高兴地说：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忍住点儿，瓦留莎^②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害怕极了。她们在父亲身边折腾，碰他，又哼又喊，可是父亲一动不动，好像还在笑。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，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又倒下。外祖母像一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从屋子里滚出来。接着，黑暗中有一个小孩子哭了。

“感谢主！”外祖母说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她点上了蜡烛。

我一定是在墙角里睡着了，后面的事我都不记得了。

印在我记忆里的第二幕，是雨天公墓荒凉的一角。我站在一个溜滑的黏土小丘上，望着那个放着父亲棺材的墓坑。坑底有许多水，还有些青蛙，有两只已经爬上黄色的棺材盖。墓坑旁边有我、外祖母、湿淋淋的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满脸怒气的乡下人。暖和的细雨，像珠子一样洒在大家身上。

“埋吧。”警察说着，走向一旁。

外祖母哭了，用头巾的一角捂住了脸。乡下人弯下腰，忙着往墓坑里撒土，打得水花啪啪响。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，慌忙往墓坑两边爬，却被土块打到了坑底。

① “阿列克谢”是“我”的名，“阿利克”或快读的“鲁克”是其爱称，但还有别的“爱称”或“小名”，常用的是“廖尼亚”“阿廖沙”。

② “瓦留莎”是“瓦尔瓦拉”的爱称，后面出现的“瓦里娅”也是“瓦尔瓦拉”的爱称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！”外祖母抓着我的肩头说。我身子一扭，摆脱了她的手，我不愿意走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上帝啊！”外祖母埋怨了一句，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埋怨上帝。她低下头，默默地站了很久。墓坑都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里。

两个乡下人啪啪地用铁锹拍打着墓坑。一阵风吹来，把雨刮跑了。外祖母拉起我的手，领我穿过许多黑十字架，向远处那个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啊？”我们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我，“想哭就哭吧！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既然你不想哭，那就不哭好了。”她轻轻地说。

说也奇怪：我很少哭，而且只是因为受了气才哭，不是因为身上疼。父亲总是笑我流眼泪，母亲也总是呵斥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后来，一辆四轮小马车载着我们在一条很脏的大街上走着，两边是暗红色的房屋。我问外祖母：“青蛙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爬不出来了。”她回答，“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父亲和母亲谁都没有这样频繁、这样亲切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乘轮船开始了旅行。我们的座位是在小舱里。生下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躺在角落里一张桌子上，身上裹着白布，外面用一条红带子捆着。我跪在包袱和箱子组成的行李堆上，从那又鼓又圆、像马眼睛一样的小窗口往外望：湿淋淋的窗玻璃外面，混浊的流水不断地泛起泡沫，有时候浪花溅到玻璃上。我禁不住要往地板上跳。

“不要怕。”外祖母说。她柔软的双手轻轻地接住我，又把我放到包袱堆上。

水面上是灰蒙蒙的湿雾，远方露出黑色的土地，但马上又消失在了雾与水中。身边的一切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一动不动，她将两手放在脑后，靠着舱壁僵直地站着。她脸色阴沉、铁青，双眼紧闭，像个瞎子，

一直没有说话，好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觉得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地低声劝她：“瓦里娅，你吃点儿什么吧，哪怕一点点儿，好吗？”

她还是一声不吭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跟我说话时轻言细语，跟母亲说话时声音大一点儿，但像是小心翼翼，而且话不多。我觉得她怕母亲。我理解这一点，所以跟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^①，”母亲突然大声而且生气地说，“水手哪儿去了？”

连她的这些话也令人奇怪，感到陌生：萨拉托夫、水手。

进来一个宽肩膀、蓝衣服、白头发的人，他送来了一个小匣子。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弟弟的尸体放进去。放好后，外祖母双手端着匣子走到门口。但是她人胖，要侧着身子才能走过狭窄的舱门。她停在门口不知所措，样子真是可笑。

“你呀，妈妈！”母亲大叫了一声，从她手上夺过那个小棺材，于是她们俩不见了。我却留在舱里，端详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乡下人。

“怎么，是你的小弟弟死了？”他弯下身来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那么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往窗外看，那就是！”

窗外，陆地 在移动。那片黑暗、陡峭的土地雾气蒸腾，像刚切下的一大片圆面包。

“外祖母去哪儿了？”

① “萨拉托夫”是鞑靼语，意为“黄色山城”。现今萨拉托夫州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州，位于伏尔加河下游，帝俄时期为著名的粮食贸易及锯木工业中心。

“埋外孙去了。”

“把他埋到地里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？当然是埋到地里。”

我告诉水手，埋父亲的时候活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，紧紧地搂住，吻了吻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什么都不懂哩！”他说，“用不着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！你可怜可怜你妈妈吧，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我们头顶上响起了呜呜的吼叫声。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拉笛，所以没有害怕。这时，水手急忙把我放在地板上，拔腿就跑，一面说：“要快跑！”

我也想跑着离开这里。我走到门外。昏暗狭窄的过道里空无一人。离舱门不远，扶梯上镶的铜块闪着光。再往上看，我看见人们手里提着背囊和包袱。显然，大家正在离开轮船——也就是说，我也应该离开轮船。可是，当我随着人群来到船舷，站在登岸用的踏板跟前，人们对着我嚷嚷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？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人们推我、拽我、摸我，这样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最后，那个白头发水手来了，他一把抓住我，解释说：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^①上船的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他把我抱到船舱里，往包袱堆上一放，就走了，还指着我吓唬说：“看我揍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越来越小，轮船已经不颤动了，也听不见拍打水面的哗啦声了。窗户好像被一面湿漉漉的墙挡住了，舱里变得又黑又闷，包袱堆也好像涨大了，把我挤压在中间——一切都不妙呀！也许我一个

① 阿斯特拉罕是今俄罗斯联邦阿斯特拉罕州的首府，位于伏尔加河下游，东南临里海。作者父母结婚后不久来此安家。

人就这样永远被留在空轮船上了吧？

我走到门口，开不开门，拧不动门的铜把手。我拿起盛着牛奶的瓶子，使尽全身力气猛击把手。瓶子打碎了，牛奶洒到我腿上，流进了高筒的靴子里。

我因失败而痛苦，便倒在包袱上小声地哭了，哭着哭着，含着眼泪睡着了。

醒来时，轮船又在哗啦啦地拍打着水面，不停地颤动。船舱的窗户亮堂堂的，像火红的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梳着头，一面皱着眉头自言自语些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厚厚地披挂在两肩、胸脯前、双膝上，最后披散在地板上，乌黑乌黑的，泛着蓝光。她一只手往上提起沉甸甸的头发，另一只手费力地用稀齿的木梳梳那一大把一大把的发绺。她嘴唇歪着，黑眼睛闪着怒气，脸在这么多的头发里变得又小又可笑。

今天她看上去很凶，但当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样长时，她还是用昨天那样温暖柔和的语调说：“看来这是上帝的惩罚——罚我梳理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时我为这把马鬃骄傲；现在老了，我烦死它了！你睡吧！还早哩——太阳睡了一夜才刚刚起来……”

“我不想睡了！”

“那就不睡吧。”她立即表示同意。她编着辫子，不时地往沙发床那边看，母亲躺在那里，脸朝上，身子直愣愣的，像一根绷紧的弦。

“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打碎了？你说话小点儿声！”

外祖母说话时好像在唱动听的歌，她的话语像温柔、鲜艳、湿润的花朵，不费劲就被我牢记在脑海里。她微笑的时候，那樱桃般美丽的黑眼珠睁得大大的，闪闪发光，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，微笑时雪白坚固的牙齿快活地露出来。虽然黝黑的双颊上面露出许多皱纹，但整个脸盘仍显得年轻而有光泽，只可惜被那个松软的鼻子、胀大的鼻孔和红鼻尖给破坏了。她用黑色的银饰鼻烟壶嗅烟草；她穿着一身黑衣服，但

透过眼睛，从里到外放射出一种永不熄灭、快乐而温暖的光彩。她弯着腰，甚至有点儿驼背，身材很胖，可是行动轻快敏捷，比得上一只大猫——她身子也真像这个可爱的动物一样柔软。

她没来以前，我像是躲在黑暗里睡觉，但她一出现，就叫醒了我，把我领到了光明的地方。是她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，织成了五光十色的花边。她立刻就成了我终身的朋友，一个我最贴心、最熟悉和最珍爱的人——是她那对世界无私的爱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使我充满对付艰难生活的坚强力量。

四十年前，轮船走得很慢，我们坐了很久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一生中最初的这些美好的日子。

天气变好了。从早到晚，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，头上是明朗的天空，眼前伏尔加河如丝织锦绣般的两岸被秋天镀上了一层黄金。淡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它不慌不忙，懒洋洋地用轮桨旋打着灰蓝色的河水，发出低沉的隆隆声。一只驳船系在船尾一条长索上，驳船是灰色的，模样像一只土鳖。不知不觉，太阳浮动到伏尔加河的上空。周围的景物也在时刻变换着。翠绿的山峦宛如大地壮丽服饰上华美的皱褶，沿岸耸立着一座座城市和村庄，远看像一块块甜饼干。金黄色的秋叶飘落在水面上。

“你看，多美啊！”外祖母一分钟不停地这样说，她从船这边走到船那边。她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高兴得睁大了眼睛。

她常常望着河岸出神，把我给忘了。她站在船舷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笑而不语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拽了拽她的印花布黑裙子。

“啊？”她哆嗦了一下，“我好像在打瞌睡，甚至在做梦。”

“可你为什么哭了？”

“我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高兴，也是因为年老，”她微笑着说，“我真是老了，我已年过花甲了。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稀奇古怪的故事，讲善良的强盗，讲圣人，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。她讲童话时，声音很低，很神秘，俯下身子对着我的脸，睁大眼珠看着我的眼睛，仿佛在往我心里注入一种使人振奋的力量。她就像在唱歌，越往下讲，语言越流畅。听她讲故事，有说不出的愉快。每次听完，我都求她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就再讲一个：从前有一个看家神，这老头儿坐在炉灶边，将面条扎进自己的一只脚掌里。他摇晃着，哼叫着：‘哎哟，我的小老鼠，好痛啊！哎哟，小老鼠，我受不了啊！’”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双手抱着脚摇来晃去，可笑地哭丧着脸，真像是她自己感觉到了痛。

一些胡须飘扬、面目和善的水手站在周围，他们听完也笑着夸她、求她：“老太太，再讲一个吧！”后来，他们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块儿吃晚饭去！”

吃饭时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请我吃西瓜和香瓜。这都是偷偷做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禁止吃瓜果，他会把瓜果夺走，扔到河里。他穿得像警察一样——衣服上有铜扣子，他成天醉醺醺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，总是离我们远远的，总是一声不吭。她高大匀称的身材、生铁般黑的脸、像王冠一样盘在头上的那一堆淡黄色发髻，她稳健有力的全身，一切一切，回想起来就像被一层雾或者一层薄薄的云彩包围着。她那双与外祖母的一样大的眼睛从这云雾里远远地、冷漠地看人。

有一次，她严厉地说：“人家笑话你哩，妈妈！”

“管他们呢！”外祖母满不在意地回答，“让他们笑个痛快吧！”

我记得外祖母见到尼日尼时的情景——她像小孩一样兴高采烈。她一只手拽着我的手，另一只手推着我走到船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瞧，你瞧，好美啊！我的上帝啊，那就是尼日尼！简直是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瞧那些教堂，真像在天上飞！”

她央求母亲，几乎要哭出来：“瓦留莎，你还是看一眼吧！你大概忘了吧！高兴高兴吧！”

母亲阴着脸苦笑着。

轮船停在这座美丽城市对面的河心，河上船只拥挤，几百根桅杆耸立着。一只载着许多人的大木船划到轮船的一侧，木船用钩杆套住了放下的舷梯。于是，木船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上轮船的甲板。对面，快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，他穿着黑长衣，留着金黄色的胡须，长着一只鸟嘴鼻子和两只绿眼睛。

“爸爸呀！”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了一声，就扑到他怀里。他用一双又小又红的手接住她的头，快速地摸着她的脸颊，尖声厉气地说：“怎么啦？傻孩子。啊，原来这样……嗨，你们呀……”

外祖母像陀螺似的转动身子，好像一下子就拥抱和亲吻了所有的人。她把我推到人们跟前，急忙说：“快去，快去！这是米哈伊洛^①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……纳塔利娅舅妈，这是两个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这是卡捷琳娜表姐，这是我们全家，你看有多少！”

外祖父问她：“你身体好吗？孩子他妈。”

他们对吻了三次。

外祖父从一堆人里把我拽出来，按住我的头问道：“你像是谁家的？”

“从阿斯特拉罕上船，从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他在说什么呀？”外祖父转身问母亲，没等回答就推开我说：“颧骨跟你父亲的一样……爬到木船上去吧！”

木船靠岸后，我们就三五成群地沿着斜坡往上走，地面上铺着大块的鹅卵石，两边陡峭的山崖上覆盖着枯黄倒伏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。外祖父的个头儿只到母亲的肩膀下，外祖父走路时步子细而快，母亲像是在天上飘游，她要低着头才能望到外

^① “米哈伊洛”是“米哈伊尔”的别名。